

崇州文史資料

第二十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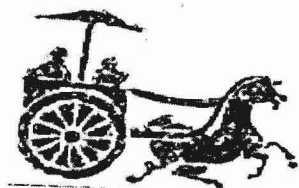
崇州市政協文史學習委員會 編

崇州文史资料

工业学院图书馆

(第二十辑)

藏书章



四川省崇州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 编

2006 年 10 月

《崇州文史资料》第二十辑

编 辑 委 员 会

顾 问	张春生	张志新			
主 编	肖 岩				
编 委	曹明理	倪志云	陈莉萍		
撰稿人	肖 岩	蒋 建	曹明理	杨明春	张耘生
	王嘉兴	陈柏青	张伯龄	施权新	柳永明
	王汝成	张德明	俞安国	柯 华	傅 安
	向新才	叶荫根	马世勋	段国治	段裕民
	罗启昌	杨泽寰	王礼泉	何学嘉	

目 录

人物春秋

回忆胡总书记在西藏的几件小事	刘育文(1)
一峰先生与我及崇州	流沙河(8)
罗元黼与民国《崇庆县志》	杨明春(11)
民国时期崇庆县杰出的书法人物	叶荫根(23)
魂归故里的宋益清先生	张伯龄(26)
王思忠先生事略	高泉清(36)
杨叔明曾参予营救罗广斌	常崇宇(46)
我的塾师杨鸿藻先生	俞安国(50)

沧桑揽云

崇城保卫战	燕天俊	景子明(61)
曲艺队:一支心系观众的“文艺轻骑兵”	柯 华	(65)
我在大跃进中的下放经历	杨建洲	(85)
尘封的记忆:震惊全国的张玉谋杀案前后	刘育文	(95)
崇州市老年大学十八年	柳永明	(109)

见证文革

- 北京去见毛主席和步行革命大串联 何学嘉(115)
文化饥渴看电影 刘育文(134)
我在“文革”的经历记忆 傅 安(141)

书林心路

- 我为什么写长篇小说《最后的疯狂》 张耘生(152)
百味人生 张耘生(161)

经贸纵横

- 姚林美酒 传承百年 姚国良 杨泽寰(181)
消逝的小买卖 王嘉兴(187)
陆上重载运输器——木泥鳅 曹明理(196)

古韵新声

- 谢世源诗词选 (200)
一如居士诗选 (204)

回忆胡总书记在西藏的几件小事

刘育文

一 总书记知道崇庆县

1989 年春天,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刚刚平息了拉萨市发生的连续几年骚乱,提出了对西藏工作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稳定,一手抓发展经济),两手都要硬”的指导思想后,立即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为西藏今后的发展掌握第一手资料。正值春暖花开的季节,胡锦涛同志来到了位于西藏东南的林芝地区。拉萨距离林芝有四百多公里的路程,而且都是土路,早晨从拉萨出发,天黑才能到达林芝地区所在地八一镇。胡锦涛同志一行到达林芝时,已经是吃晚饭的时候了,他们就住在行署大院内的招待所里,我们考虑为了安全,安排了两名公安人员在招待所值班。锦涛书记经过值班室时,一见到公安人员在招待所值班,很不高兴,就说,你们把公安人员撤走,没有必要安排公安人员,只留下招待所人员值班。

当天晚饭非常简单,就是非常普通的六个炒菜,一个便汤,没有任何特殊招待。胡锦涛书记吃的很开心。

第二天早晨,吃过早饭,胡锦涛书记和时任林芝地委副书记的公觉次仁在机关大院的空地上谈话,我刚吃完早饭,正准

备到行署办公大楼的办公室去，我远远地看见两位领导在那里谈话，于是就绕道往办公楼走去，胡锦涛书记看见我绕道走过去，就向我招了招手，向公觉次仁书记问道“这是你们机关上的吗？”，公觉次仁说：“是行署的副秘书长。”我看见胡锦涛书记向我招手，只好走了过去，到了他面前，他主动地伸出手，紧紧地拉着我的手问道：“到西藏多久了？”我说：“去年刚来的。”胡锦涛书记笑着说：“我们是一起来的啊。”接着他又问道：“怎么样，到西藏还适应吗？”我说：“很好，身体没有什么反应，可能是这里的海拔要低一点。”他又问道：“你是什么地方的人？”我回答说：“四川省崇庆县。”他说：“啊，我知道你们那个地方。”我说道：“那可不是重庆市啊！”“我知道，你们那个崇庆县的崇是崇高的崇，就在成都市的附近，对不对？”我感到非常的惊讶。因为我和很多人说到崇庆县时，不少人都分不清重庆市和崇庆县。于是我说：“啊呀，书记还知道我们崇庆县呀，好多人都搞不清楚，总是和重庆市混淆起来了。”“你们和重庆市那就隔得太远了。”紧接着，胡锦涛书记又详细地询问家乡的情况，又非常关心地问我刚到西藏工作有什么困难没有。我都一一作了回答。

这是总书记到西藏后，我第一次和他的接触。

二 关心墨脱公路的建设

一九九一年，我和地区行署专员索朗丹增一起参加西藏自治区全委扩大会议，下午五点过，我们到达拉萨后，刚刚住进自治区政府招待所。胡锦涛书记就来到我们房间，亲切地和我们握手，问了问路途情况后，接着就问道：“你们到墨脱

县的公路修的怎么样了？”索朗丹增专员说：“正在建设当中。”

墨脱县，是当时全国唯一不通公路的县。全县面积三万多平方公里，居住着八千多门巴族同胞和部队官兵，紧邻印度。由于不通公路，物资运输十分困难，每年八月，要等到多雄拉山大雪消融后，利用十分有限的二三十天时间，赶紧组织马帮运输队，从米林县的派区出发，历经一个多礼拜，才能到达墨脱县城。如果气候不好，有时只能组织一次运输就大雪封山了。所以，里边的物资十分紧缺，过去还发生过干部晚上使用蜡烛都要由县委书记亲自分配的事情。

胡锦涛书记听到说正在建设时，接着问道：“具体情况怎么样，还有什么困难？”我就回答说：“可能资金还有些困难？”胡锦涛书记说：“你先不要说资金，我希望了解的是道路的修建情况。”

看见锦涛书记问到这条道路的情况，我就回答说：“这条道路全长42.5公里，目前已经完成了从波密开始的82.5公里的初通任务，正在82.5公里处修建物资储备仓库。从82.5公里开始，就是喜马拉雅山的主峰，这一段终年积雪，而且是容易发生泥石流的路段，也是整个公路最困难的一段。过了这将近二十公里的路段，南坡还有几条河流，需要架设三座钢架桥，但资金还没有落实。”胡锦涛书记说：“如果道路修通了，每年能够通车多长时间，能够保证墨脱县和部队的物资运输吗？”我说：“如果保持七个养路道班，并且保证养路费用，每年一定能够保证通车二十天至三十天。”胡锦涛书记说：“这么短的时间，能够保证物资运输吗？”“为了保证物资运输任务的完成，我们考虑在82.5公里处和主峰南坡各修建一座

大型物资储存仓库。事先将物资储存在北坡仓库内，等到开山后，只需要调动几辆汽车往返于这二十公里路段，就能在短时间内将物资全部运到南坡仓库内。如果发生泥石流或大雪封山，道路中断，我们的物资已经储存在南坡仓库了，然后再慢慢地转运到墨脱县城。”我回答后，胡锦涛书记说这个办法好，只要你们在动，资金问题我想办法解决。然后，我又提到养路道班和养路经费的问题，锦涛书记都认真地听取了我们的介绍后，然后离开了我们的房间，又到其他房间看望到会的代表了。

就在这次会议后不久，国家交通部专门为墨脱公路下拨了修建经费六百万元。就是在房间里的谈话，胡锦涛书记也牢记在心，说明他对全国唯一不通公路的墨脱县，十分关心，情系边疆地区的干部、群众和部队官兵。

三 关心生态环境和森林保护

一九九一年，我参加自治区全委扩大会议。有一天胡锦涛书记来到我们讨论的会议室听取大家的讨论意见，正好就坐在我的后面。讨论中途休息时，大家都到会议室外边去了，胡锦涛书记坐在原位没有动，我就转过身，对他说：“书记，林芝地区林业上的问题牵涉面广，处理不好直接影响环境和森林保护，不仅是利益问题。”胡锦涛书记说：“这个问题我知道了，上次刘广运部长已经给我说过了，这个问题是应该解决了。”

刘广运，时任林业部常务副部长，这次会议前不久，刘部长一行专程来到林芝，视察祖国西南这片最大的原始森林。

当时,林业体制很不合理,出现了很多弊端。自治区计委每年下达采伐任务给林芝,林芝地区就按计划将采伐任务下达给几个林区县和林场。木材采伐后,由自治区计委物资局负责收购、分配、出售。地区没有任何权利,反正给多少计划就砍多少,由于西藏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砍伐后,要想自然更新非常困难,而且砍伐的树木大多是300年以上的原始林木,品种主要是云杉和冷杉。由于承担采伐任务的林场或农牧民,砍伐工具落后,有的采伐后留的树桩高达一米以上,浪费严重;有的砍倒后,滚到山沟里,没有工具能把树木拉起来,也就抛弃在山上了;有的冷杉,由于树龄太大,砍伐后,发现树的中心有一点空心或有一点腐烂,物资局就拒绝收购。于是,山林里到处都是抛弃的树木,叫人看着十分心疼。由于地区林业部门没有经营权,有的林场就希望把物资局不要的树木自己进行加工,即把空心的部分去掉,把树四周的“豁皮”加工成小的板材或木条,充分利用废弃物,避免了资源浪费。但是自治区物资局坚决反对各个林场这么做,必须保证物资局的独家经营权。这种体制,对西藏的森林保护是有百弊而无一利。

刘广运部长一行来到林芝后,我陪同他们到了位于色齐拉山以东的鲁郎林场,鲁郎林场由于海拔高,树木品种主要是冷杉,有的树木砍倒后,一棵树就有几十立方米,但是因为树心有一点腐烂,物资局就不予收购,一棵大树就永远倒卧在山林之中了。刘部长看到这种状况,十分心痛,他说:“在大兴安岭,直径在8公分的树木都进入市场了,哪里还有这种状况啊!”有一棵倒在地上废弃的大树,直径大约有六十多公分、长度有四十米,刘部长叫随行的三十多人都坐在这颗树干上,用摄像机摄下了这个场面。刘广运部长听了我们关于林业体

制的汇报后，也深感这种体制对林业资源造成的破坏，他说：“我这次回拉萨一定要把这些问题向锦涛书记汇报，必须尽快解决。西藏森林的生态环境十分脆弱，这片林子一旦毁掉，很难恢复。”

利用会议休息的间隙，我就向胡锦涛书记建议，尽快解决林业上的问题。胡锦涛书记对我说：“你们地区先拿个意见出来，报自治区政府，好进行研究。”我说：“地区的意见没有用，关键是自治区计委。”书记说：“那就叫自治区计委牵头，组成工作组，下来实地考察，搞个调查报告，自治区再根据调查报告进行研究。”我说：“书记，计委牵头可能不太好，地区和各个林场都认为是计委的原因才造成现在的局面，计委本身就处在矛盾的中心。”胡锦涛书记说：“那就叫农委牵头，再组织其他一些部门参加，组成工作组，行不行？”我连忙说：“那好得很。”

我这次向胡锦涛书记的随意汇报，我想，书记的事情那么多，肯定说过也就忘记了。谁知，会后大约有二十多天，由自治区农委主任带队，有自治区林业、调研室等部门组成的工作组，就到了地区，由行署专员和我两人陪同，深入鲁郎、岗嘎两个林场和几个林区县，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这件事使我非常感动，作为一名普通干部直接向自治区书记汇报的一件事情，书记公然还记在心上。

四 书记没有小食堂

在自治区召开的全委扩大会议上，与会代表都是在大食堂就餐，就是自治区党委书记胡锦涛同志也是一样。每天散

会后，大家都到大食堂去就餐，胡锦涛书记每次总是和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江措等几位同志一起与会议代表共同进入食堂。他们进入食堂后，就围坐在进大门左边靠最里面的一张餐桌椅子上。由于省级领导人数少，往往只有六个人，人数不够，就不能搞特殊化，于是，江措副主席就站起来对刚进门的会议代表喊道：“哎！这桌还差人，过来吧！”刚进门的人一看都是省级领导，于是就笑一笑，很委婉地向其他地方走去。胡锦涛书记他们几个人总是凑不够人数，只好等，一直到没有人进来了，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局长才走过去对他们说：“已经没人了，快吃吧，饭菜都凉了。”于是，他们才开始吃饭。会议期间，几乎每一餐饭都是如此，高级领导没有专门的小食堂，和大家一起在大食堂吃饭，真是难得啊。

有一天，散会稍微早了一点，与会人员都到了食堂门前。由于里吃饭的时间还有十几分钟，里边的饭菜还没有摆好，食堂的大门就一直关着，大家只好在大门外等着开门。因为是大会，散了会都同时到了食堂外，胡锦涛书记也同大家一样，站在食堂大门外，一个人拿着一份文件站在人群中边看边等食堂开门。一直等了十多分钟，许多代表都说，这食堂也太机械了，让大家进去等不也一样吗，我们等倒没有关系，叫锦涛书记也在外边等多不好。但是，食堂就是不开门，最后，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局长才进去和食堂商量后，才提前开了食堂大门。胡锦涛书记才和大家一起进到食堂里面。

如果全国所有的领导同志都能像胡锦涛书记那样，清正廉洁，与群众同甘苦，共命运，社会风气那该有多好！

一峰先生与我及崇州

流沙河

吴一峰，国画家。浙江嘉兴平湖有吴一峰艺术馆。我小一峰先生二十四岁，该算晚辈。一九三一年秋，他开步“大步”到天目山和富春江写生时，我尚未出生。他是大画家，而我是国画外行。鹰飞鹰的道，蛇爬蛇的道，本来不相交。纯粹由于误陷阴谋，同遭五十年前的那一场反右派斗争之奇祸，被弄到一起“搞臭”，戴帽监督管制，强迫劳动，才有了彼此朝暮聚首的缘分。只是缘分不长，年余罢了，还谈不上相契相知。唉，那短暂的一年余也太特殊了。那是两条被龙卷风抛落到涸辙中的鱼，朝朝同扫厕所，暮暮同拉煤车，被革命同志唾弃喝斥的一年余；无一甘之可同，有百苦之与共，累得头昏眼花的一年余；二人之间，朝朝暮暮相嘘相濡，较之于“相忘于江湖”的十余年，更能够互相明其心而见其性。

初服苦役，我不耐烦。扫操场猛挥帚，尘坭飞扬，往往招来恶声。一峰先生则迥异，做事耐心，绝无怨气。任何苦役，莫不愉快从事。我以为他是在挣表现，图个早日摘帽归队，窃笑之。他答：“不是。这是君子自重。”一言令我终身受用。不管众人怎样鄙视，我们应该珍视自己。要有这点阿 Q 精神，才不至于被人压垮。

煤车我拉中杠，一峰先生从旁协拉缚维（俗呼飞蛾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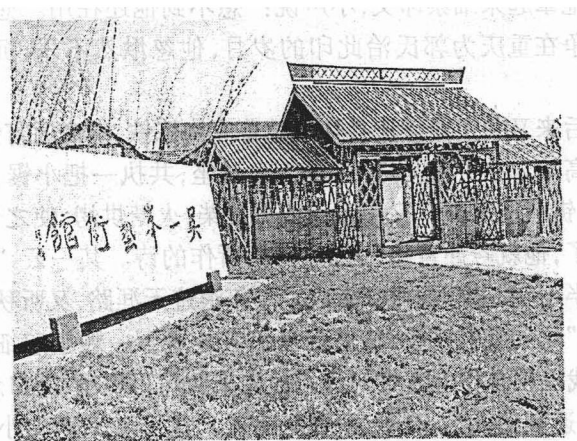
空车去路轻松，一路笑谈。他年长，见多识广，娓娓道来。说到那精彩处，观其表情，暖然似春，浑忘头压千钧之帽。扫女厕所这样尴尬的事，他都泰然为之。抹洗女式坐便平台，见其格局颇似旧时酱园铺中嵌置瓦缸之平台，他居然有闲情说笑话：“又开酱园铺啦。”想用贱役辱没他，那就失算了。在川西大邑县长河坝陈家岩背煤炼铁，夜宿工棚。他锯一截竹筒，打通留底，以代尿罐，毛笔书其上曰“吴一峰尿筒”。我大笑说：“你是人，不是尿筒。”他拍额哈哈笑，随即添一“的”字。他之爱搞笑，盖自幼而然。二十五岁那年，随侍其恩师黄宾虹入蜀，路上想必多有搞笑之事，所以黄大师给师母信上说“吴一峰孩子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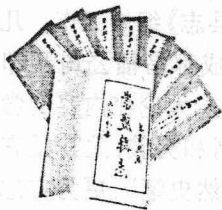
有一日午，他入室通知我同去劳作，见我正在读郭沫若著《奴隶制时代》。此书封面素雅，白底黑字，郭氏手迹，钤一红印。他拿起来细察印文，小声说：“想不到他还在用。”想起抗日战争在重庆为郭氏治此印的岁月，他忽愀然不乐，沉默久之。

后来又去川西崇庆县怀远镇曹家沟炼铁，奉命通宵锯柴，以供高炉。在一盏马灯下，我二人对坐，共执一把小锯，一送一拉，锯树成尺截。又用刀斧四劈成柴，火塘烘烤，使之干燥。困倦了，他就吟诵昔年“大走”江湖所作的诗。其一云：“旅馆残灯半不明，身酸被冷梦未成。年年浪迹天涯路，又听秋风叶落声。”尾句使我感动，侦察到爱搞笑外表下一颗敏感细腻的心。我提议合作七言绝句诗。他先来两句写现场，随口念道：“烟如迷雾催人泪，砭骨寒几夜夜来。”我接着来两句小小牢骚，念道：“斧影刀光锯声里，大柴纷纷变小柴。”相与大笑，笑跑了瞌睡虫，努力锯柴。

此后，一峰先生在省图书馆建筑工地上劳作，我去看望。见他正在忙着验收石灰，依然满脸欢笑，正是“处涸泽以犹欢”，不像我一脸的苦命相。想不到的是又过了三十年，在桂花巷开会，我趋前问候他，他表情呆滞，认不出我了。岁月无情，夺人记忆，一至于斯。从前种种，若能唤回他的记忆，恐怕也会觉得那是一场梦啊。

一峰先生逝世转瞬八年，鹤飞杳杳。如今这一册《一峰草堂师友书札》将正式出版发行。从稿本中每一页犹能看见其师友们眼光中的吴一峰，间接感受到他正直的品格、快乐的心态、奋进的人生，足为后代典型。至于那些书札，除在下的拙作而外，莫不流露自然潇洒之美，堪作法书，供人观赏。今为之序，与有荣焉。





罗元黼与民国

《崇庆县志》

杨明春

80年前丙寅(1926年)仲春,崇庆废州改县后的第一部县志(也是民国期间编纂出版的唯一县志)出版了,这是崇州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崇州是东晋史学家、《华阳国志》作者常璩的故乡,是中国地方志的发祥地之一,修志传统,代代相承,清代以前,一般60年一修。惜因年代久远,世事沧桑,加之明末战乱频仍,明代以前崇州地方志书皆已失传。清代所修康熙、乾隆、嘉庆、光绪四部州志及民国县志能够保存至今,实属幸事!

“崇庆州,古蜀国也”,这是崇州现存的地方志中明确的文字记载。由近几年考古发掘可证,崇州至少已有四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崇庆县”之名在崇州四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仅存续短短的82年,真可谓“弹指一挥间”!

自1913年废州改县直至1980年,县中只修过一次县志,这就是今日所能见到的民国《崇庆县志》。1919年县知事公署成立修志局,以县知事谢汝霖为总理,余洛书、杜镜铨为协理,调集27人组成修志班子。但由于措施不力及其它种种原因,几年辛苦,成效甚微。复于1923年重建修志局,以县中优

贡罗元黼为局长,并兼任纂修,又聘郑家相、龙应铭、王睢等县中名士为协修,增调 39 人,投入《崇庆县志》编修工作。几经努力,终于在 1925 年完稿,1926 年由成都昌福公司刊印出版。和现存清代几部州志相比,这部县志无论在内容的尝试上还是体例的安排上,都有明显的提高和突破,尤其是它的“详于考证,严于去取”,“立言不苟,俨然史笔”,更为方志学界所推崇,新编《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赞它“实足以信今传后”,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罗元黼(1856~1931),字芸裳,崇庆县街子乡(今崇州市街子镇)人。父亲以医为业,设肆售药。罗元黼自幼聪慧,从师就学天邻乡(先后改双河乡、上元乡,今属街子镇),年未满 20 岁,就以文童出名。不久入州学,补廪生。后入成都尊经书院。鸦片战争前后,四川虽有不少书院,但所教课程偏重时文帖括,学生沉湎于科举功名,以致士林风气日坏,蜀学不兴。为改革旧式书院教育,在四川学政张之洞的支持下,于 1875 年在成都创办尊经书院,作为四川的最高学府。其办学宗旨是通经致用,培养蜀中人才。1879 年,川督丁宝桢聘请湖南著名学者、教育家王闿运(壬秋)担任书院山长,主讲“公羊”经学,成绩卓著。1898 年,宋育仁应聘担任书院山长,大力传播“西学”,使尊经书院成了鼓吹维新变法的大本营,并推动了四川各地新式学堂的建立。尊经书院自创办以来,不仅使四川沉闷的学术空气为之一新,而且培养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人才,如杨锐、廖平、宋育仁、吴之英、骆成驥、蒲殿俊、张澜、吴虞、彭家珍、谢无量、吴玉章等,都曾是尊经书院的学生。罗元黼擅长于史,与长于经学的廖平、宋育仁,长于词赋的张子必、刘子雄齐名。1894 年(光绪甲午)举优贡,朝考得教谕。